



第七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6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地位

## 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2/149](#) 号决议提交，概述了暴力侵害移徙女工问题的当前背景。报告介绍了会员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并确保保护移徙妇女的人权而采取的措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活动。报告最后提出建议，供今后采取行动。

\* [A/74/150](#)。



## 一. 引言

1. 大会在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的第 72/149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结合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最新资料，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涉及移徙女工境况的报告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就暴力侵害移徙女工特别是家政工人问题和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和分析性的专题报告。大会促请各国政府采取或加强各类措施，保护移徙女工包括家政工人的人权，不论其移徙身份为何，包括在移徙女工聘用和部署政策中提供保护，考虑扩大国家间对话以探讨如何制订促进合法移徙渠道的创新方法，以便阻止非正规移徙，考虑将性别视角纳入移民法律以防止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本报告涵盖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

2. 自上次报告(A/72/215)定稿以来，大会 2018 年 12 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上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全球契约》是一个框架，促进所有移民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合作。《全球契约》将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作为首要指导原则之一，目标 6、7 和 17 也包括消除暴力侵害移民的问题。目标 6 载有一项具体承诺，要求审查相关的国家劳动法、就业政策和方案，确保其考虑到移徙女工的具体需求和贡献，特别是在家政工作和低技能职业中，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报告、处理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虐待，提供有效补救。

3. 北京《行动纲要》阐述了妇女无暴力生活的愿景。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被认为特别容易遭受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虐待。2020 年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五周年，因此是加速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结束暴力侵害她们行为的关键一年。

4. 2017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性别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一般性建议(第 35 号)，强调移徙背景下的妇女往往面临更高的暴力风险。

5. 2019 年 6 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消除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的新《公约》(第 190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6 号)。《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有一个没有暴力和骚扰的工作世界，《建议》要求各成员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保护所有移徙工人，特别是移徙女工，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免遭工作世界的暴力和骚扰。

6.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商定结论(见 E/2019/27-E/CN.6/2019/19)强调了保护移徙女工劳动权利和提供安全环境的重要性，指出移徙妇女，特别是受雇于非正规经济和技术含量较低工作的移徙妇女，特别容易受到虐待和剥削。此外，与会者承认，社会保护制度可以为实现所有人的人权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并且应采取措施，帮助所有技能水平的移徙女工获得社会保护。

7. 本报告编入了各方来文，其来自 25 个会员国、<sup>1</sup> 一个政府间组织、<sup>2</sup> 联合国 6 个实体，<sup>3</sup> 探讨解决所有公共和私人领域对移徙女工的暴力问题。报告借鉴了人权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建议和评论，以及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报告。

## 二. 背景

### A. 数据和趋势

8. 估计有 2.58 亿国际移民，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sup>4</sup> 全世界大约有 6 660 万移徙女工。<sup>5</sup> 尽管有这些估计，但仍然严重缺乏按性别分列的移徙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传统数据来源中，没有移民妇女暴力行为的记录。此外，记录移徙女工面临剥削、虐待和暴力的数据极其缺乏，特别是在低技能部门。<sup>6</sup>

9. 据估计，每年有 1 亿移徙女工汇款，占全球所有汇款人的一半。<sup>7</sup> 尽管如此，由于性别歧视，移徙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面临不平等。例如，由于性别工资差距持续存在，移徙女工的工资通常低于男性，<sup>8</sup> 还可能支付高于男子 20% 的汇款手续费。<sup>9</sup>

10. 作为妇女和移民，移徙妇女继续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而且还基于许多相互关联的特征，特别是年龄、收入、种族、族裔、国籍、宗教、婚姻和家庭状况、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残疾、健康状况、艾滋病毒状况、怀孕、居住地以及经济和社会状况。这种歧视影响到妇女和女童享有人权(见 [A/HRC/35/10](#))，增加了她们遭受“有针对性的、复合的或结构性歧视，包括暴力风险”的可能性(见

<sup>1</sup> 安道尔、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希腊、毛里求斯、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西班牙、苏丹、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sup>2</sup> 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

<sup>3</sup>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人权高专办)、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

<sup>4</sup> 《2017 年国际移民报告：要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8.XIII.4)。

<sup>5</sup> 见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themes/labour-migration>。

<sup>6</sup> Letizia Palumbo, L. and Alessandra Sciarba, M. (2018), “The vulnerability to exploitation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agriculture in the EU: the need for a Human Rights and Gender-based approach”, study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Policy Department for Citizen’s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sup>7</sup>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寄钱回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一次一个家庭”，(2017 年)。

<sup>8</sup> Allison J. Petrozziello, ‘Gender on the Move: Working on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多米尼加共和国，妇女署，2013 年)。

<sup>9</sup> 全球移民小组，移民、汇款和金融包容：妇女经济赋权的挑战和机遇(妇女署，2017 年)。

A/HRC/17/26)。当土著妇女迁徙时，她们往往面临社会和经济排斥、剥削、性别暴力和侵犯人权。<sup>10</sup>

11. 妇女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贫穷、缺乏教育和体面工作机会，到侵犯人权、冲突、环境退化、灾害和土地被剥夺等。妇女继续面临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迫害、战争和冲突期间的性暴力，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切割女性外阴等有害做法。

12. 影响妇女迁徙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例如，在整个中美洲，妇女面临极高的家庭暴力率，由于该地区普遍存在结构性暴力——为剥削、腐败和无视妇女需求创造条件——她们继续被国家法律和司法系统拒之门外。<sup>11</sup>

13. 在世界各地，法律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对妇女能力和行动自由的限制。在 37 个国家，妇女不能独立申请护照；在 17 个国家，妇女不能独自离家；在 6 个国家，国内立法禁止妇女未经许可出国旅行。<sup>12</sup> 这种歧视性法律限制了妇女赋权，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的风险，限制了她们逃避潜在虐待的能力，减少了她们正常迁徙的选择，<sup>13</sup> 增加了妇女利用非法移民渠道或人口走私服务的可能性。

14. 妇女需要充分、清晰和可获得的信息，了解自身在迁徙所有阶段的权利和责任。<sup>14</sup> 获取信息可以帮助拯救生命，使妇女能够更好地对自己的旅程做出明智的决定，并鼓励使用正规的移民渠道。<sup>15</sup> 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信息提供应符合移民搜索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在混合迁徙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传统的信息来源，如招牌、传单、网站、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相比，在通过非正规渠道迁徙的人的第一信息来源中排名最低。<sup>16</sup>

## B. 迁徙路上危险丛生

15. 沿着某些迁徙走廊出行，给妇女和女童带来巨大风险，包括犯罪团伙、人贩子、其他迁徙者和腐败官员实施性暴力的风险。例如，据估计，60%至 80%通过

<sup>10</sup> 劳工组织，“照护工作和照护职业对体面工作未来的影响”，（日内瓦，2018 年）。

<sup>11</sup> Cecilia Menjivar and Shannon Drysdale Walsh, “Gender violence: one driver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caravan’”, Gender Policy Repor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5 November 2018; and Shannon Drysdale Walsh and Cecilia Menjivar, “‘What guarantees do we have?’ Legal tolls and persistent impunity for femicide in Guatemal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8, No. 4 (2016), pp. 31–55.

<sup>12</sup> 妇女署，‘世界妇女的进步，2019-2010 年’，（纽约，2019 年）；世界银行集团，“妇女、工商与法律，2018 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8 年）。

<sup>13</sup> Tam O’Neill, Anjali Fleury and Marta Foresti, “Women on the move: migra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efing papers, ODI, July 2016.

<sup>14</sup> 见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ODG/GCM/IOM-Thematic-Paper-Responsibilities-and-obligations-of-migrants.pdf](http://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ODG/GCM/IOM-Thematic-Paper-Responsibilities-and-obligations-of-migrants.pdf)

<sup>15</sup> 见 <https://medium.com/@UNmigration/access-to-information-is-essential-for-migrants-during-their-journeys-and-upon-arrival-3735693dd64e>。

<sup>16</sup> Yermi Brenner and Bram Frouws, “Hype or hope? Evidence on use of smartphones and social media in mixed migration”, Mixed Migration Centre, 23 January 2019.

墨西哥前往美利坚合众国的移民妇女和女童在旅途某个阶段遭到强奸。<sup>17</sup> 在地中海中部路线，估计显示高达 90% 的妇女和女童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遭到强奸。<sup>18</sup>

16. 移徙妇女可能与男伴或其他男性亲属一起出行，寻求保护自己在行程中免受暴力威胁，但这些家庭成员也可能是暴行实施者。<sup>19</sup> 然而，鉴于选择有限，又常常处于绝望境地，许多妇女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忍受这些可能的侵犯行为，因为她们怕独自旅行的情况会更糟。<sup>20</sup>

17. 许多移徙妇女和女童继续依靠走私者帮助她们跨越边境和穿越国家，这往往使她们负债累累，处于剥削性的“现收现付”安排之下，更容易遭受性虐待、经济剥削和人口贩运。<sup>21</sup> 绝望和贫困可能会迫使移徙妇女和女童为了生存而有性行为，例如，提供性服务作为她们通行的“报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说，在非洲一个国家，犯罪集团向移徙妇女提供非正常移民到欧洲的方案，其中包括估计约 250 欧元的运输和伪造证件费用，移徙妇女接受这些方案，打算在抵达欧洲后偿还。然而，贩运者将债务转换成 50 000 至 70 000 欧元，受害者被迫通过强迫卖淫来偿还。<sup>22</sup>

### C. 移徙各个阶段都充满挑战和风险

18. 缺乏促进性别平等的移徙政策会增加移徙女工遭受暴力和虐待的风险。例如，将家庭成员的居住权与担保人的居住权联系起来，或不允许家属工作的移徙政策会助长家庭内的法律、财政和社会依赖性，加剧已经不平等的男女权力关系，增加移徙妇女遭受暴力的风险。<sup>23</sup>

19. 许多移徙妇女，尤其是非正常移徙身份的移徙妇女，由于对其权利的了解有限、缺乏证据、害怕被拘留和(或)驱逐出境、对当局缺乏信任和被认为是耻辱，没有向警方报告暴力行为。因此，这种暴力的肇事者很少被绳之以法。<sup>24</sup>

20. 移徙妇女和女童，特别是身份不正常的移徙妇女和女童，被贩运的风险更大。由于针对不同性别的歧视性移民法律和政策，妇女往往无法自由离开或进入一个

<sup>17</sup> 见 [www.dhs.gov/news/2018/07/19/perils-illegal-border-crossing](http://www.dhs.gov/news/2018/07/19/perils-illegal-border-crossing) 和 <https://splinternews.com/is-rape-the-price-to-pay-for-migrant-women-chasing-the-1793842446>。

<sup>18</sup> Sarah Chynoweth, “‘万般痛苦’：地中海中部通往意大利的路途上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 (妇女难民委员会, 2019 年)。

<sup>19</sup> 见 [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jinamoore/women-refugees-fleeing-through-europe-are-told-rape-is-not-a](http://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jinamoore/women-refugees-fleeing-through-europe-are-told-rape-is-not-a)。

<sup>20</sup> 见 [www.opendemocracy.net/en/beyond-trafficking-and-slavery/whos-responsible-for-violence-against-migrant-women/](http://www.opendemocracy.net/en/beyond-trafficking-and-slavery/whos-responsible-for-violence-against-migrant-women/)。

<sup>21</sup>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儿童的死亡之路:地中海中路”, 2017 年 2 月。

<sup>22</sup> 《2014 年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14.V.10)。

<sup>23</sup> 妇女署, “世界妇女的进步, 2019-2020 年”。

<sup>24</sup> 人权高专办, “关闭的门后面: 保护和促进处于非正常移民境地的移民家政工人的人权”, 纽约, 2015 年。



国家，也无法找到或更换工作，这增加了她们被贩运的风险(见 [A/71/223](#))。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60%被发现的贩运受害者是在发现国的外国人。<sup>25</sup>

21. 移徙女童，特别是无人陪伴的移徙女童，面临来自走私者、贩运者和其他行为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更大风险，以及被卖入劳动力市场或被迫进行生存性行为以获得通道、住所、生计或旅途所需金钱的更大风险。<sup>26</sup> 有一个例子是，在尼日尔途中的移民女童被迫在妓院工作，为前往欧洲赚钱。<sup>27</sup>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了沿地中海中部移徙路线上移徙儿童遭受的暴力，发现大多数受访女童不得不在利比亚长期工作，支付下一段旅程的费用。<sup>28</sup> 中美洲的研究发现，无人陪伴的女童逃离祖国，因为当地的街头帮派 *maras* 招募她们在本国走私出售毒品，利用性侵犯迫使她们顺从。<sup>29</sup>

22. 正如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报告的那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助长国家为他方制定法律、重男轻女观念的盛行，导致严重侵犯妇女以及种族、族裔、宗教、性和性别少数群体和残疾人的人权，加剧他们遭受暴力和歧视的风险。寻求重申“传统价值观”的政治和政策议程的兴起，往往违反国际法，损害妇女权利，包括跨性别和性别不合规者的权利(见 [A/73/305](#) 和 [A/73/305/Corr.1](#))。

23. 68 多个国家仍有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的法律和政策，至少 17 个国家将变性人定为犯罪(见 [A/73/824](#))。由于这种普遍歧视，再加上对同性恋的憎恶、种族主义和对稀缺工作的高度竞争，跨性别移徙女工往往很难找到合法工作，<sup>30</sup> 而主要依赖非正式、且往往危险的工作——如商业性行业——来生存。<sup>31</sup> 2017 年，意大利的一次摸底发现，估计有 3 280 人从事街头性工作，其中 97.3%是非意大利人，17.8%是变性人。<sup>32</sup>

24. 妇女被移民拘留的比率越来越高。<sup>33</sup> 大多数被拘留的移徙妇女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根据国际法，无证越境不被视为危害人身、财产或国家安全的犯罪，<sup>34</sup> 因此被拦截者不应被视为罪犯。移民当局越来越多地将带着孩子出行的移徙妇女与

<sup>25</sup> 《2016 年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16.IV.6)。

<sup>26</sup>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孤独危险：儿童、移徙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日内瓦，2018 年。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儿童基金会，“儿童的死亡之路：地中海中路”。

<sup>29</sup> Jessica Jones and Jennifer Podkul, ‘被迫离家：中美洲失散的男童女童’(妇女难民委员会，2012 年)。

<sup>30</sup> Sarah Chynoweth, “‘万般痛苦’：地中海中部通往意大利的路途上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

<sup>31</sup> Dean Spade, *Normal Life: Administrative Violence, Critical Trans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Law* (Durham, United Stat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32</sup> Sarah Chynoweth, “‘万般痛苦’：地中海中部通往意大利的路途上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

<sup>33</sup> 同上。

<sup>34</sup> “非正常境况下移徙人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14.XIV.4)。

子女分开。例如，在美国，政府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估计有 2 737 名儿童与父母分离。<sup>35</sup>

25. 妇女和女童——以及跨性别和性别不合规的个人——在移民拘留中可能面临可怕的虐待。拘留场所往往条件差，缺乏安全、清洁和私人卫生设施。<sup>36</sup> 妇女难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描述了移民被监禁在利比亚“噩梦般”的官方和临时拘留中心的情况，在那里，酷刑、性暴力、强迫劳动和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是系统性的，几乎无法诉诸法律或获得其他形式的补救。<sup>37</sup>

26. 暴力的高昂个人、心理社会和经济代价不仅影响到移徙妇女，也影响到她们的家庭、社区和国家。保健服务的直接成本，包括心理社会咨询、儿童和福利支助、司法系统，以及间接成本，如工资、生产力和潜力的损失，只是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为暴力侵害移徙妇女行为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sup>38</sup>

#### D. 缺少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

27. 许多移徙妇女的就业选择有限，往往集中在工作保障不足的非正规经济；社会保护有限，包括产假和病假；长时间工作；工资低于非移民；没有托儿设施；组织工会的机会有限；<sup>39</sup> 并且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sup>40</sup>

28. 估计所有移徙妇女中有 13%在家政服务部门找到工作，<sup>41</sup> 妇女占有所有移徙家政工人的 73%。<sup>42</sup> 妇女移徙往往是为了应对目的地国护理不足的问题，这是妇女劳动力参与增加、人口变化和社会保障缩减的结果，在高收入国家产生了对有偿家庭护理和家务工作的需求。<sup>43</sup>

29. 移徙家政女工很有可能受到雇主和招聘机构的言语、精神、身体和性虐待，并可能遭受类似奴隶的条件。滥用劳工做法加剧了她们的脆弱地位，这些做法使雇主能够控制移徙工人的居留身份或将其与特定雇主联系起来。例如，在一些国

<sup>35</sup> 妇女署，“世界妇女的进步，2019-2020 年”。

<sup>36</sup> Global Detention Project, “Good practices and initiatives of gender-responsive migration legisl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submission to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May 2019. Available at [www.globaldetentionproject.org/submission-special-rapporteur-human-rights-migrants](http://www.globaldetentionproject.org/submission-special-rapporteur-human-rights-migrants).

<sup>37</sup> Sarah Chynoweth, “‘万般痛苦’：地中海中部通往意大利的路途上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

<sup>38</sup> 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拉克什米·普里女士讲话，关于‘暴力侵害妇女的经济代价’的高级别讨论，2016 年 9 月。见 [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16/9/speech-by-lakshmi-puri-on-economic-costs-of-violence-against-women](http://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16/9/speech-by-lakshmi-puri-on-economic-costs-of-violence-against-women)。

<sup>39</sup> Jenna Henneby, Will Grass and Janet McLaughlin, *Women Migrant Workers' Journey Through the Margins: Labour, Migration and Trafficking*, research paper (纽约，妇女署，2016 年)。

<sup>40</sup> 妇女署和劳工组织，“解决工作世界中妇女的暴力和骚扰问题手册”，(纽约，2019 年)。

<sup>41</sup> 劳工组织，《全球移民工人估计：结果与方法，特别关注移民家政工人》，(日内瓦，2015 年)。

<sup>42</sup> Maria Gallotti,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劳工组织，2015 年。

<sup>43</sup> 劳工组织，“照护工作和照护职业对体面工作未来的影响”。

家，移徙家政女工被迫与男雇主发生性关系，以换取礼物、更好的工作条件或离家许可。<sup>44</sup> 报告显示，沙特阿拉伯对移徙家政女工适用死刑(见 [A/HRC/35/26/Add.3](#))。

30. 移徙女工往往无法获得社会保护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往往取决于正常移徙身份和工作权利。因此，许多移徙女工，尤其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移徙女工，无法积累医疗保健、残疾和失业保险、带薪产假和病假以及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福利。<sup>45</sup>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商定结论强调，由于妇女和女童可能面临多种交叉形式的歧视和排挤，她们可能无法充分进入社会保护制度和获得公共服务并从中受益(见 [E/2019/27-E/CN.6/2019/19](#))。

31. 鉴于移徙女工在工作场所更容易遭受暴力、剥削和虐待，她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但她们往往无法获得保健服务。在许多国家，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在内的保健服务只提供给有合法居住证明的人，非居民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往往负担不起。<sup>46</sup>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移徙女工为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面临健康风险和无法获得护理、劳动和社会保护，这是一个全球性悖论。<sup>47</sup> 具有非正常移徙身份的移徙妇女在利用保健服务时，由于害怕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往往无法寻求治疗。<sup>48</sup>

32. 移徙女工需要获得全方位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准确和可获得的信息、她们选择的安全、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避孕方法以及优质的产前和产后护理。暴力幸存者需要获得专门的医疗保健，包括对强奸进行全面的临床管理，以控制伤害，使用药物预防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感染，并防止意外怀孕(见 [S/2019/280](#))。

33. 许多移徙妇女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可能面临剥削性的劳动条件，这可能导致伤害，甚至永久身体残疾。有证据表明，一些形式的残疾与不同的贩运模式直接相关，包括强迫乞讨和剥削劳动(见 [A/HRC/20/5](#) 和 [A/HRC/20/5/Corr.1](#))。患有精神和智力残疾的妇女也面临着被贩运的高风险，特别是在强迫劳动的情况下，因为她们逃离贩运境况的能力有限。<sup>49</sup>

<sup>44</sup> Janie A. Chuang,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Abus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 88, No.5(2010); and Katie McQue, “How Hong Kong maids became caught in a ‘humanitarian tsunami’”, *Guardian*, 22 July 2019.

<sup>45</sup>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社会保护：东盟的女性移徙工人”，政策简介系列：东盟的妇女劳工移徙，曼谷，2015年。

<sup>46</sup> 世界卫生组织，“流动中的妇女：移徙、护理工作和健康”，(日内瓦，2017年)。

<sup>47</sup> 同上。

<sup>48</sup> 人权高专办，“关闭的门后面：保护和促进处于非正常移民境地的移民家政工人的人权”。

<sup>49</sup> 国际移民组织，“关爱被贩运者”‘健康提供者指南’，(日内瓦，2009年)。



### 三. 会员国报告的措施

34. 会员国在为本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强调了为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徙女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各国还介绍了一些关于反贩运政策，强调了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与贩运之间重要但往往模糊不清的联系。<sup>50</sup>

#### A. 国际文书

35. 自 2017 年以来，加入应对暴力侵害和歧视移徙女工行为国际文书的国家略有增加。<sup>51</sup>

条约	批准数	
	2017 年	2019 年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51	54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187	19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170	174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143	149

36.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得到阿根廷、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希腊、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津巴布韦的批准。安道尔、毛里求斯和卡塔尔已经加入。

37. 《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得到阿根廷、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希腊、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土耳其的批准。巴林、毛里求斯和苏丹已经加入。

38. 为本报告提供资料的几个国家是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布基纳法索、塞浦路斯、毛里求斯、菲律宾、葡萄牙、塞尔维亚和西班牙是《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的缔约国。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捷克、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希腊、毛里求斯、墨西哥、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津巴布韦是《1958 年就业和歧视公约》(第 111 号)的缔约国。布基纳法索、塞浦路斯、菲律宾、葡萄牙和塞尔维亚是《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的缔约国。捷克、格

<sup>50</sup> 秘书长《贩运妇女和女童》报告每两年提交大会，最近一次是提交给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见 A/73/263)。

<sup>51</sup> 联合国条约批准情况，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

吉亚、葡萄牙、塞尔维亚和西班牙是《1997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181号)的缔约国。

39. 2013年9月5日,劳工组织《2011年家庭工人公约》(第189号)生效。截至2019年6月1日,28个国家批准了《公约》(高于2017年的24个),包括报告国的阿根廷、哥伦比亚、捷克、毛里求斯、菲律宾和葡萄牙。

40. 遵守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区域文书也有助于解决暴力侵害移徙女工问题。安道尔、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希腊、葡萄牙、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土耳其批准了《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捷克是签署国。2017年1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保护和促进移徙工人权利共识》,力求确保移徙工人获得体面工作、公平待遇、司法、公平招聘、技能培训和发展以及获得信息的权利。<sup>52</sup>

## B. 立法

41. 一些国家(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津巴布韦)强调了其宪法框架中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规定,包括移徙女工。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法律确保所有移徙者,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享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和保护。《阿塞拜疆宪法》中概述的平等条款反映在《劳动法》中,并包括一项规定,即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享有与公民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在毛里求斯,劳动法平等适用于本国工人和移徙工人,并包括一项条款,防止歧视任何工人,包括基于国籍的歧视。

42. 塞浦路斯和格鲁吉亚对劳动法进行了立法修订,加强保护所有在工作中面临性骚扰的妇女,例如《塞浦路斯就业和职业培训男女平等待遇法》修正案。《妇女无暴力生活特别综合法》是萨尔瓦多保护移徙妇女和女童免受暴力侵害的几项法律措施之一。在西班牙,与工作场所暴力或骚扰有关的法律保护也适用于具有正常移徙身份的移徙工人。葡萄牙根据《伊斯坦布尔公约》修订了《刑法》,将强奸、性胁迫和性骚扰包括在内。

43. 安道尔、柬埔寨、毛里求斯和津巴布韦提到保护移徙妇女不受家庭暴力的具体法律。毛里求斯的移徙女工通过《免受家庭暴力法》受到保护,免受家庭暴力。在津巴布韦,2007年《家庭暴力法》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其中包括移徙家政女工。12个太平洋岛屿论坛12个成员(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制定了涵盖包括移徙妇女民在内所有妇女的家庭保护和(或)家庭暴力立法。

44. 柬埔寨和菲律宾设有管理在其他国家工作的公民待遇的法律。菲律宾经修订的《移徙工人和海外菲律宾人法》加强了对海外菲律宾工人的保护,只向移徙工人,特别是移徙家政女工权利和福利得到保护的国家派出工人。

<sup>52</sup>见 <https://asean.org/asean-leaders-commit-safeguard-rights-migrant-workers/>。

45. 诉诸司法仍然是许多面临暴力和剥削的移徙女工面临的挑战。《苏丹劳动法》和《家庭佣工法》保障包括移徙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诉讼权利。沙特阿拉伯为居住在该国的所有移徙者提供诉讼权利。捷克共和国和葡萄牙修订了法律，将免费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扩大到国民和非国民，根据 2018 年《捷克司法专业法》(第 85/1996 号)，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西班牙为遭受性别暴力或人口贩运的移徙女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 C. 政策

46. 一些国家(阿根廷、柬埔寨、哥斯达黎加、捷克、格鲁吉亚、希腊、葡萄牙、苏丹和土耳其)已将加强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承诺纳入国家行动计划。2019 年 5 月，捷克通过了《2019-2022 年期间预防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行动计划》，为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所有受害者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承认移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必须纳入所采取的任何措施的实施。哥斯达黎加正在执行 2017-2032 年期间关注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政策，该政策特别提到移徙妇女遭受暴力的风险。

47. 萨尔瓦多和墨西哥建立了监测移徙工人权利的机制。在墨西哥，国家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移民研究所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管理促进、保护和尊重移徙妇女人权的活动。

48. 三个国家(柬埔寨、菲律宾和津巴布韦)报告制定并实施了增加移徙妇女获得社会保护的 policy。菲律宾认识到妇女对经济的重要贡献和行使其生殖权利的重要性，已将所有女工，包括非正规经济部门女工的带薪产假增加到 105 天，单亲妇女增加 15 天。津巴布韦正在起草一项劳工移徙政策，将包括社会保护机制以及保护移徙工人和增强其权能的框架。

49. 几个会员国(阿根廷、巴林、柬埔寨、希腊、菲律宾、塞尔维亚和津巴布韦)提交的材料强调了解决移徙和贩运人口交叉问题的努力。作为原籍国，津巴布韦《人口贩运法》的出台促进了涉及津巴布韦移徙女工的人口贩运案件的报告，其中大多数人在国外工作时都是暴力受害者。塞尔维亚加紧努力，打击雇用非正常移徙身份的移民，减少人口贩运的发生率。柬埔寨和希腊确定了加强向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政策；《2019-2023 年希腊国家行动计划》为人口贩运受害妇女和女童指定了庇护所。

### D. 收集数据和研究

50. 缺乏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工的数据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些国家(柬埔寨、哥伦比亚、希腊、菲律宾和塞尔维亚)报告收集了按性别分列的国际移徙数据，其中一些包括与贩运受害者有关的数据，但仍然缺乏关于移徙女工遭受暴力的可比数据。安道尔和菲律宾报告，正在加强努力，收集按性别分列的移徙数据。2019 年，菲律宾批准了一项新的国家移徙调查，调查结果将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现有数据相结合，以更全面地了解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

51. 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强调了就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开展国家研究的例子，其中一些研究特别关注移徙妇女。2017年，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和妇女署开展了一项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研究，<sup>53</sup> 分析了格鲁吉亚边缘化妇女的独特经历，包括残疾妇女、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妇女、移徙妇女和少数族裔。结果发现，自2009年上一次研究以来，向警方举报亲密伴侣暴力案件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随着对暴力态度的改变，与暴力伴侣在一起的妇女人数有所减少。<sup>54</sup> 柬埔寨劳动和职业培训部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开发了一个劳动力移徙信息系统，收集按性别和部门分列的关于通过正规渠道移徙的柬埔寨工人人数的数据。在阿根廷，国家妇女研究所对工作场所性别暴力情况进行了研究，包括移徙妇女的具体情况。

## E. 预防措施、培训和能力建设

52. 预防被确定为几个国家(阿根廷、柬埔寨、捷克、格鲁吉亚、希腊和菲律宾)消除暴力侵害移徙女工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加拿大向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提供了150万加元，加强定居方案，包括制定解决性别暴力的战略和引入社区预防暴力方案。

53. 一些国家(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布基纳法索、塞浦路斯、捷克、萨尔瓦多、希腊、毛里求斯和沙特阿拉伯)强调，提高认识在减少移徙女工遭受暴力的脆弱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西班牙出台了2018-2020年劳动监察局战略计划，其中包括一个关于移徙女工能力建设的章节，提高其对劳动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的认识。阿塞拜疆提供免费语言和文化课程，包括关于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培训；沙特阿拉伯在移徙女工抵达之前，就在原籍国与她们一起提高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捷克发起了“我不作受害者”运动，重点是针对移徙妇女的家庭暴力。

54. 几个国家(柬埔寨、萨尔瓦多、希腊、墨西哥、葡萄牙、卡塔尔和苏丹)的提高认识战略，如希腊的“打破链条”运动，都以预防人口贩运为特色。萨尔瓦多妇女发展研究所正在为普通民众和公职人员组织一场运动，提高对发现和预防人口贩运的认识。柬埔寨妇女事务部利用媒体平台，主要是电台访谈节目，提供关于安全移徙的信息，并强调贩运婚姻的危险。卡塔尔与原籍国当局举行研讨会，说明包括妇女在内的移徙工人面临的具体形式的歧视、暴力和人口贩运风险。

55. 若干国家(巴林、柬埔寨、哥伦比亚、卡塔尔和西班牙)探讨了防止对移徙工人进行劳动剥削的问题。在哥伦比亚，为雇主举办了2 889次关于招聘移徙工人的培训，包括关于防止和消除劳动剥削的培训。西班牙立法，为遭受暴力、贩运或其他形式剥削或虐待的移徙妇女提供临时居住和工作许可，减少她们对虐待她们的雇主或伴侣的依赖，确保妇女能够独立获得证件。

<sup>53</sup> 妇女署，“2017年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研究：摘要报告”（2017年）。

<sup>54</sup> 同上。

## F. 保护和援助

56. 几个国家(巴林、塞浦路斯、捷克、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墨西哥、西班牙和土耳其)强调了向遭受暴力的移徙妇女提供服务和支持的重要性。萨尔瓦多地方受害者援助办公室随即关注遭受暴力的妇女,包括身份不正常的移徙妇女。在阿根廷,所有移徙者,无论移民身份如何,都有权获得保健和社会援助,而且有一条面向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全国免费保密热线。沙特阿拉伯为移徙工人印制传单,概述报告包括暴力在内的侵犯权利案件的机制以及接受法律援助的步骤。捷克新的《2014-2020 年政府男女平等战略》为移民提供具体性别的服务,包括医疗保健以及法律和社会咨询。墨西哥向其在美国的移徙妇女提供援助,将妇女综合护理窗口纳入所有领事馆,领事馆就与保护劳工、公民和移民权利有关的问题提供咨询和信息。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报告,《太平洋妇女构建太平洋发展方案》致力于确保减少该区域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确保暴力幸存者能够获得支助服务和司法救助,移徙妇女和女童也可获得这些服务和救助。

57. 柬埔寨、菲律宾和葡萄牙强调了加强对移徙妇女,特别是暴力受害者的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律师被派往领事馆,特别是移徙家政女工高度集中的国家,调查劳动剥削或其他侵犯人权的案件。在巴林,劳动部设立了一个仲裁和劳工咨询机构,包括移徙家庭佣工在内的移徙工人可以前往提交劳工投诉。

## G. 双边、区域、国际和其他合作

58. 巴林、柬埔寨、菲律宾、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报告订有关于劳工移徙的双边协定。菲律宾与 12 个目的地国和一个来源国保持双边协定。卡塔尔签署了 36 项双边协议和 13 项谅解备忘录,为入境移徙工人在抵达前提供法律保护。科威特和津巴布韦两国同意停止向半熟练工人发放签证,因为有许多津巴布韦移徙女工受到担保人的暴力侵害。

59. 布基纳法索签署批准了各种促进和保护移徙工人权利的区域文书,如非洲社会保障会议《社会保障总公约》,该公约统一了社会保障立法,确保所有参与国都能获得社会保护。墨西哥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协商,正在起草墨西哥和中美洲综合发展计划,管理区域移徙流动,包括减少移徙流动中性别暴力的行动。

# 四. 联合国和有关实体开展举措,支持国家努力

## A. 研究和数据收集

60.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支持增加收集、分析和提供关于移徙妇女的数据,包括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开展的研究表明,移徙家庭女工由于被目的地国的劳动立法排除在外,容易遭受暴力。2019 年 6 月,妇女署出版了《2019-2020 年世界妇女的进步:变化世界中的家庭》。该报告强调,将家庭成员的居住权与担保人的居住权联系起来,或拒绝家属工作许可的移徙政



策可能会助长家庭内部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依赖性，有可能加剧已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妇女可能遭受暴力的风险。

61. 2018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专员办公室对国家接纳和停留形式进行了摸底，以更好地了解向弱势移民提供人权保护的现有机制。<sup>55</sup> 与报告相关的一些关键调查结果包括，摩洛哥和西班牙对移民妇女的法律保护，禁止在她们怀孕时被驱逐出境，特别是当这种措施可能危及怀孕或妇女健康时。摸底还概述了新西兰和西班牙减轻移徙妇女易受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伤害的现有机制。在新西兰，与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结成伙伴关系，并且由于家庭暴力而终止伙伴关系的人，如果因经济原因或害怕耻辱或歧视而无法返回原籍国，可以获得居留许可。

62. 在解决暴力侵害移徙女工问题时，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贩运人口的联系。2018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发现，94%被查出的性剥削贩运受害者是妇女和女童，35%被贩运从事强迫劳动的是妇女。国际移民组织于 2017 年启动了“打击贩运数据合作”，提供了关于贩运人口的最全面的按性别和部门分列的数据集之一。数据显示，与男子相比，妇女更有可能面临心理、身体和性虐待，83%跨性别和不符合传统性别身份受害者遭受贩运是出于性剥削目的。

## B. 支持立法和政策拟定

63.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与国家当局合作，确保法律统一一致，防止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

64. 自上次报告定稿以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向四个国家(意大利、科威特、阿曼和罗马尼亚)提出了关于解决暴力侵害移徙女工问题的结论性意见。在给科威特的结论中，委员会建议通过和执行法律条例，包括适当的法律补救措施和投诉机制，保护所有移徙女工，包括非正常移徙身份的女工，免遭虐待、性骚扰和强迫劳动。在 2018 年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拟订一项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

65. 作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处理妇女人权问题专家工作组的实务秘书处，妇女署与来自联合国系统、人权条约机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专家合作，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指导，<sup>56</sup> 帮助确保把性别平等考虑牢固地纳入整个《全球契约》，并确保其实施工作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66.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助巴基斯坦起草两部关于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的新法律。这些法律是利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示范法制定的，纳入了被偷运移民和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非刑事定罪，以及向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服务。这些法律具体提到妇女和儿童，概述了对这些罪行肇事者的更多惩罚措施。

<sup>55</sup> 人权高专办，“基于人权和人道主义理由的接纳和逗留：国家实践概括”，DLA Piper, 2018 年。

<sup>56</sup>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性别指导说明系列，见 [www.empowerwomen.org/en/who-we-are/initiatives/expert-working-group-migration?tab=related-resources](http://www.empowerwomen.org/en/who-we-are/initiatives/expert-working-group-migration?tab=related-resources)。

67. 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移徙对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性别平等视角》(A/HRC/41/38)中重申，加深了解移徙作为性别有别的现象，可以使各国更好地保护移徙妇女和女童在移徙所有阶段免受性别歧视、虐待和暴力，实现她们的人权。

### C. 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68.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支持预防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的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努力。

69.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目前正在东盟区域实施安全和公平方案，这是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联合聚焦倡议的一部分。<sup>57</sup> 该方案旨在通过改善获取信息的机会和高质量的协调应对服务，降低移徙女工遭受暴力和贩运的脆弱性。安全和公平方案通过针对一线服务提供者的公共活动和能力建设活动，迎击普遍存在的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文化陈规定型观念和指责受害者的现象。

70. 在摩洛哥，妇女署支持检察官办公室制定和实施以移徙妇女为重点的关于贩运人口危险的公共宣传运动，并就如何切实有效地保护受害者对公职人员和司法人员进行培训。

## 五. 结论和建议

71. 尽管移徙有可能促进妇女的能力和经济赋权，但缺乏安全和正常的移徙途径以及限制性的移徙法和劳动法会，增加移徙女工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特别是对非正常移徙身份的妇女而言。持续的性别不平等和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加剧了剥削或虐待移徙女工的风险。

72. 虽然几个国家报告加强了努力，通过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研究收集数据，其中一些研究特别关注移徙妇女，但在收集和传播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方面一直存在差距。

73. 几个国家强调采取了具体措施，保护在工作场所面临性骚扰的妇女，其依据是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消除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的新公约(第 190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6 号)。一些国家报告，设有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但在保护移徙妇女，特别是移徙家政女工方面仍然存在差距。

74. 一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提高公职人员的认识，加强移徙女工理解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改善移徙妇女诉诸司法的机会。已采取措施改善移徙女工获得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机会，而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包括修改法律，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

<sup>57</sup> 详情见 [www.ilo.org/asia/projects/WCMS\\_632458/lang--en/index.htm](http://www.ilo.org/asia/projects/WCMS_632458/lang--en/index.htm)。

75.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各国承诺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保护她们的劳动和人权，促进移徙女工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植根于《2030年议程》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呼吁在劳动法中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和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为各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来制定和执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移徙女工行为的政策。

76. 鼓励各国执行以下建议，消除对所有移徙女工的暴力和歧视，增加她们获得司法、公共服务、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的机会：

(a) 确保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2030年议程》，实现移徙女工的人权和劳动权；

(b) 采取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移徙女工有关的所有目标，特别是关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具体目标 5.2 和关于促进移徙女工安全和有保障工作环境的具体目标 8.8；

(c) 确保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移徙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得到执行，解决针对她们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问题；

(d) 毫不拖延地批准和执行与解决暴力侵害和歧视移徙女工问题相关的国际文书；

(e) 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保护所有移徙妇女免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和骚扰，包括工作场所的暴力，并采取措施将针对移徙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骚扰定为犯罪并予以惩罚；

(f) 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 2019 年劳工组织《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6 号)，以及《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1 号)；

(g) 采取行动，强制雇主和招聘机构公平和合乎道德地招聘移徙女工，保障体面工作条件，保护她们免受一切形式的虐待、骚扰和暴力；

(h) 消除歧视妇女和女童的移徙政策，确保国家移徙政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解决移徙女工面临的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

(i) 采取步骤，防止儿童在过境点和接待中心，在登记或拘留和驱逐过程中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分离，立即努力让家庭团聚，始终保持团聚；

(j) 增加妇女获得教育、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的机会，解决可能促使妇女移徙的所有性别不平等问题；

(k) 确保跨部门和跨境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障和养恤金可随身携带；

(l) 确保移徙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公共服务，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包括健康服务，特别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教育、住房和诉诸司法，在离去

之前和到达之后以语言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提供无障碍信息，并将移民执法活动与提供公共服务分开；

(m) 建立语言和文化上适当的无障碍和保密的基于性别的暴力预防和保护服务，包括关于移徙女工权利、热线、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和创伤咨询、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社会服务、妇女专用空间以及进入妇女庇护所的信息；

(n) 改善按性别分列的移徙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传播，包括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工和侵犯其权利的案件。

77. 鼓励联合国系统支持会员国在各级执行措施，加强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包括支持移徙女工的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社和工会。联合国系统应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包括通过联合国移徙网络，加强保护移徙女工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